

何华



现定居新加坡。著有《因见秋风起》、《试道愚衷》、《买金的撞着卖金的》等。

席德进已经病逝（1981年），想必她后来也知道席德进在美术界的地位，突出席德进也算是对他的一种追思。参观台北的寺庙后，张爱玲对里面的神像颇感兴趣，也有不少迷惑，很后悔没有询问席德进。“这么多疑问，现成有行家在侧，怎么不请教一声？仿佛有人说过，发问也要学问。我脑子一时转不过来，不过看着有点奇怪而已，哪问得出什么。连庙名没看清楚，也都问是什么庙。多年后根据当时笔记作此文，席德进先生已经去世，要问也没处问了。”这段文字多少包含些纪念席德进的意思。

我电话里告诉白先勇，张爱玲文中提到台湾的柚子，说“从来没吃过这样酸甜多汁的柚子”。他听了大笑道：“张爱玲嘴巴刁，台湾的柚子是好吃，尤其是麻豆柚子，好吃好吃！”

没错。张爱玲文中交代：“午后太太开车先送麦先生上班，再带我到画家席德进那里去。麦太太是美国人，活泼泼地把头一摔，有点赌气地说：‘他是我偏爱的一个人。’”

白先勇还说，席德进其实很“疯”的，玩起来像个孩子，踢天弄井。可能在张爱玲面前比较拘谨，才给张留下“默无一语”的低涩印象。

之前，都知道作家王祯和陪张爱玲游花莲，并且住在王家。但在《重访边城》里只说“麦家托他们的一小朋友带我到他家乡花莲观光，也是名城，而且有高山族人。”

这个“小朋友”显然就是王祯和。为什么她把王祯和的名字隐去？张爱玲和王祯和的关系显然比和席德进要近些，却“舍近求远”，耐人寻味。我的猜测是，张写此文，

先勇谈此文，他以为还是那篇张爱玲早先写的《A Return To The Frontier》的中译本。我忙说，不是的，中文版是她1982年之后重写的，增加了很多新内容。

文中提到画家席德进领她游台北的街道、书场、寺庙。“有席德进带着走遍大街小巷，是难求的清福。他默无一语，简直就像你一个人逍遥自在散步，不过免除迷路的恐慌。”张爱玲的性格大抵如此，如果没有炎樱这样无话不谈的闺蜜相伴，宁可席德进这样的“哑巴”随行。席德进生前从未透露这个信息，白先勇和席德进也算熟识，他也惊讶张爱玲游台，原来席德进陪了半天。不过白先勇恍然大悟：“一定是麦太太（当时美国在台新闻处处长麦加锡的夫人）介绍的，席德进给麦太太画过像，两人交情不浅。”白先勇猜得一点

何处吹箫

●何华

张爱玲与席德进

今年4月号《皇冠》杂志刊出张爱玲的遗稿《重访边城》，写她1961年秋走访台湾、香港两地的见闻和感想。张爱玲把相对于中原的港台视为“边城”，倒是新鲜。

张爱玲的散文，尤其是晚期写的，布局独特，收放自如，真是大手笔。你若一味呆板去读，可能会一愣一愣，不得其妙。这篇也是，随心所欲写台北及花莲的机场、街道、寺庙、妓女，路上乘客与车掌打架；还写了香港的二房东、金饰铺、绸布摊。特别写绸布摊一节洋洋洒洒渲染开去，一发而不可收：从印花土布、天津乡下女佣的大红扎脚裤、唐宋人物画衣服上的团花、董小宛“衣褪红衫”观潮，写到《海上花》妓女身上的湖色，一路目不暇接。对旧时人物旧时衫，张爱玲真是“牵衣不舍”。

读完此篇，打电话给白

碟影抄

●赵焰

文字是有神性的

喜欢《源氏物语》已有很多年了，那时还没有电影，只是书，是丰子恺翻译的那本书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这本书一直是我的枕边书。每当我彻头彻尾地陷入忙乱的工作，将要被那云腾雾绕般的焦躁淹没时，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打开它。而每一次打开，就像打开一个月光宝盒，灵性的世界便展现在我的眼前——风来竹面，满地明净，尽是春花秋月夜。这本书的每一行文字，都游走林间风、幽梦影；如月下的芭蕉；如雨雪霏霏中的暖炉茶香。文字真是有神性的，《源氏物语》让我知道了种如影随形的神性。

清淡，典雅，携雨带雾，提红拎绿，似乎就是这本书的风格。一直以来，我就喜欢这样的暗藏，喜欢文字中有一种灵性的轻盈在游走。我从不掩饰我的偏爱，我甚至

觉得《源氏物语》要比《红楼梦》更好，这样的说法似乎有点大逆不道，红迷们要骂死我了。但我个人的偏好的确是这样。《红楼梦》是典型的小说文本，它结构精巧，起承转合都蕴含着人生的大智慧。但《源氏物语》具有的那种澄明，那种深得天地人生况味的忧伤，那种自然而率性的语言方式，那种干净得几近透明的氛围，还有那种众生平等的禅意——读《源氏物语》，仿佛可除去人生的烟火气，能让心灵松软下来，然后融融地化去。这样的整体感觉，又岂是《红楼梦》暗藏的偈义所能比拟的。

正因为对于书的熟悉，所以对于电影，自然就有几分苛刻的要求。这样的电影是很难拍的，那种文字之中的意蕴岂是能用画面表现的。但于《源氏物语·千年之

恋》这部电影，我是挑剔不出太大的毛病的。电影与书的风格基本是统一的，都浸淫人类的幻灭、梦想、忧愁、美与绝望。这样的感觉不是矫情，它源自于心，来自对于世界和时间无常的敏感力。在那种美丽无比的镜头中，人生的真谛被放大了，也被瞄准了，然后，它就如被子弹击中一样，忧伤、凄美呼啸着破空而出，然后花瓣如雨。

奥修说，佛教在印度是种子，在中国是大树，而在日本，则如花一样开放。这样的说法真好。在我看来，无论小说也好，电影也好，《源氏物语》就是一棵树，上面挂满凄美的樱花，所有的艳与寂都在美丽与绝望中开放。寂，是至极的；艳，也是至极的，在灯笼般点着的寂与艳之中，那种浮游的人生之美淋漓尽致地显露——而原先，它们

赵焰



作家、学者，曾出版《晚清有个李鸿章》、《千年徽州梦》等著作10种。

一直是躲在一个厚厚的帷幕后面，捉摸不定，像一头娇憨的小兽。而现在，她变得无所不在，像夜晚的星辰一样闪烁烁烁。

忍不住再多谈一点题外话——在所有《源氏物语》的版本中，丰子恺的翻译是最好的。似乎只有丰子恺，方能将语言之中的禅意表达出来。我甚至觉得丰子恺在某程度上提升了《源氏物语》的况味。由丰子恺来做这样的事，算得上是天造地设。上苍慧眼识珠，只有丰子恺，方能与千年之前的紫式部名著对话。

写《源氏物语》的人，译《源氏物语》的人，拍《源氏物语》的人，甚至读《源氏物语》看《源氏物语》的人，都是那种虚心的人，是那种在万物枯黄的秋季，独自品赏一株菊花绽放的虚心。

伍立杨



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已出版《读史的侧翼》、《故纸风雪》、《貌品》等。

内热外冷，面相更近于木刻。胡适的眼睛大而神，额头高而阔，林语堂先生说他的相貌既不象养尊处优的老爷，也不是没有福气的瘦马之相，到是有一种青白气息，“是他灯下用功的痕迹。他毫无阴险气，嘴唇丰满常带着幽默踪影。倒可以令佳人倾心。他的悟力极敏锐，你说上句他已懂得下句了。”这是何等的具有吸引力！另如余光中先生，乍见之下，即可感到其洋溢着的睿智，深远灵异的目光，冷峻的面颊，整饬的头颅，敏感的神情，在透露他的机智，他的好友思果先生说他“全身每一钱肉都是脑子”，他的头脑好象是专门生来说趣话的。这样的面容，一见之下，想忘记都难！

秋白，生命的尽头，一切都那样虚无，也是悲愤兼木然，他引得几句唐诗，“落叶寒泉听不穷”；只说得一句话，“中国的豆腐，世界第一。”这句仿佛不着边际的话语，里面包含的酸楚况味，同样叫人揪心扼腕。这些，都写在他最后照片上，情形深远莫测。

鲁迅的相貌，尤其到晚年，象刀刻一般，十分冷峻，这与他峭拔的文风相近。胡适面相饱满平和，精力充沛，与其文风相似，坦荡、坦白；鲁迅气质较适合中短篇，或单篇文章，所谓匕首和投枪，象别动队一样，迅速利索，身手不凡；胡适的气质，则远大浩博，储备厚实，象野战部队，但有时候流于罗嗦。这是从他们的面相就可以猜测一二的。鲁迅的眼光透着凉气，

到茅屋三椽，蕉荫一榻，或者想到“我是个村郎，只合守糊窗、茅屋、梅花帐”这样的意境，如果绘成油画，那大抵是偏向冷色调的。

沈从文的自负，轻易不大表露，但一旦有所流露，那就很坚定。新披露他的私人书简，见南方周末2003/1/16《致张兆和，1934》“说句公平话，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。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，播得远。”他曾经是何等的自信啊，然而，“文革”时期，他的面容已经变得悲愤木然了；他半天才说一句话，他曾经对他的女足汪曾祺说，“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！”想想他年轻时候的意气风发，到晚年……真叫人寒而不栗。这也有点象瞿

书室夜光

●伍立杨

全身每一钱肉都是脑子

李白，他要狂歌笑孔丘，他要高力士脱鞋，他决不摧眉折腰侍奉权贵……想象外应是属于开朗的面容，外向的面容，但时间已逾千年，难以确指。因为诗风寒瘦的贾岛，据说是个大胖子。近现代文学，郁达夫是清瘦的脸形，脸上透露的气息，是深沉而缭绕着挥之不去的苦恼。徐志摩并不是浓眉大眼型的帅哥，却是中国最典型的文艺美少年，外型斯文加上饱读诗书的书卷气质，已经有八十分，再加上浓得象糨糊的《爱眉小札》，在浪漫的时代很受欢迎。现今生活无虞的地方，徐志摩还能迷倒读书少而执迷不悟的女子。

至于古代的在野文人，他们的脸相，那是和地理、居处环境大有关系，我们联想

江郎看吧

●徐江

徐江

徐江，诗人、作家、文化批评家。著有《十作家批判书》、《我斜视》等。

陌生的戛纳
一个人的戛纳

在我看来，2008年夏天的这届戛纳电影节注定会与众不同的。这一切取决于一个人，西恩·潘！一件事，“发生在中国的9·11”——汶川大地震！

西恩·潘是本届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会主席。身为屈指可数的戛纳、威尼斯、奥斯卡、柏林四大影展的影帝大满贯得主，此人还兼有着诗人与导演的身份。这样一个人所领导的评奖，想平庸也难。

我注意到有评论说本次电影节的评奖结果是“忠孝两全”：既用“60周年评委会特别奖”回报了西恩·潘演艺生涯中很重要的两位“贵人”——凯瑟琳·德纳芙和伊斯特伍德，也在坚持直面现实与实验精神的前提下，把久违了21年的金棕榈奖“归还”给了法国电影。但这有什么不对吗？高级的电影本就是关于人性的艺术，何况在这两种耐人寻味的回馈之上，西恩·潘和他的评委会为大家奉献的，是一届陌生面孔倍出的影展。类似这样面向“新人”的影展，堪称二十年来之首。

拒绝维姆·文德斯、达内兄弟、伊戈扬这样的殿堂级导演是需要勇气的。正如把影帝颁给本尼西奥·德尔·托罗也需要勇气一样。后者一来是西恩·潘的美国老乡，二来这次扮演的是一个革命疯子。本尼西奥一直是美国演技明星里的求道派，自打前几年靠索德柏格的《毒品网络》拿了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后一直少有斩获，这次终于闪亮封帝，算是修成正果，也让我对他演绎的切·格瓦拉更充满期待。

搞不懂为什么这段时间媒体都在忽悠贾樟柯《二十四城记》的得奖前景。是爱国，还是因为汶川受灾，大家爱乌及乌、也青睐起在四川拍的电影？一部有陈冲、赵涛、吕丽萍出演的电影，应该不会差到哪儿去，但依照目前披露的剧情结构来看，感觉还是常态了。厚重而不出位，这不是金棕榈喜欢的路子。比较而言，土耳其哥们儿切兰的《三只猴子》可能就更带股对戛纳脾气的味道。

同样没获奖甚至没参评的影片中，比较想看的是伊戈扬、文德斯、黑泽清、伍迪·艾伦，还有库斯图里卡的《马拉多纳》乃至刘奋斗的新片。不过，这些跟刚捐完了一百万，又跑到戛纳流着泪为汶川灾区化缘的章子怡比起来，此刻又构不成话题了。长了一副小尖脸的章子怡在国难面前表现出了中国女人的大气，这大气发乎于心，跟她出道这许多年在演技上的努力轨迹形成正比。这样的人不成国际巨星，老天都不会答应。实质上，正是因为有章子怡、贾樟柯这少数几个中国影人在坎城为汶川募捐、向遇难者默哀的倡议，本屆的戛纳，才真正体现出了一种行动上直面现实世界的国际性，才没有像西方主要国家其它行业的某些人士那样，疏离他们自己宣扬多年的“博爱”。